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義矜式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騫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胡錫珊

書義矜式卷二

元 王充耘 撰

夏書

禹貢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表絶州而不言域以示京畿之尊論治水而先導河又

詳其施功之序此禹之受命治水必始於帝都也而況河水之患在所當先治者乎則因其勢而順治之者亦各有其序矣冀州三面距河而此不言疆界者所以尊京師也所以示王者之無外也禹之受命治水固必始於此矣既載壺口以疏河勢治梁及岐以開河道則導河之功是所當先也太原則既修矣而至于岳陽焉覃懷則底績矣而至於衡漳焉則汾漳皆入于河也是非因其勢而順治之乎然則表京畿之域不得不

異於餘州紀治水所當先因有以明施功之序觀史臣序述之法而可見禹之功矣云云嘗謂禹之別州若兖之濟河則以二水別之也青之海岱則以山水別之也若荆及衡陽爲荆州則又專以山別之矣餘州所至或以山或以水太抵皆有所限也至於兾州獨不以限言者豈京畿之地非他州所可例乎禹之治水也當其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非止兾州而已也而受命治水之始於此豈不以三面距

河而當在所先乎然人徒知其不以限言者帝都之無外而不知自餘州所至而觀之則帝都之疆境以明人徒知先於帝都者受命之始而不知九州之水莫甚於河患則其施功固有序讀禹貢之書求禹貢之序宜亦詳於冀州之域矣而禹別冀州乃獨不以疆域言也若周禮職方河内曰冀州亦可矣禹别九州乃以疆域論也亦豈無其故哉蓋曰八州之域皆以疆界言矣則冀州之不言者豈不可以餘州所至

而見乎況京師為四海之朝宗則又豈可以疆域言而同於他州也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則又豈可必以疆域限而外於他州哉禹之受命治水必於是焉始而河之為患蓋在於是焉壺口為冀州之山而當河水之下流也梁岐亦冀州之山而亦河水之所經也謂之既載則經始治之而有以疏殺河勢也曰治曰及又以見其既事壺口乃即治梁及岐也昔也河流激盪震動天地今則治之及之而有以開其河道

矣河勢既殺河道既開則導河之功非所當先者乎太原乃廣平之地而岳陽又冀州之山鎮一則曰既修非因鯀之功而修之乎汾水出於太原者必經於太岳乃東入於海則必至於岳陽而後汾水得以入河也覃乃河内之平地衡漳又清濁之異流一則曰底績非以平地致功為尤難乎然漳水東北至於阜城乃入於北河則必至於衡漳而後漳水入於河也然則導汾漳以入河者又何莫非因其勢而順治之哉於

是而冀州之域始定冀州之水皆治施之天下皆以為準矣故自冀而東兖則蹶河之下流也青則蹶濟之下流也徐則淮之下流也揚又江漢之下流也由冀而西則雍為河之上流梁為江漢之上流下流則殺其汗漫之勢上流鑿其齟齬之衝豈非皆視冀州以為之準而天下之水無不可治者矣嗟夫帝王之京畿雖不皆在冀州之境而後之建都無不賴禹之功故洪水茫茫而敷下土方者商人之頌其先王也

灃水東注維禹之績周人之詠其先王也夫追稱其先王而必述夫禹則天下之可為京畿者孰不頼禹之功哉則當時東漸西被固可以見王者無外之意而四海會同之後則小水之入河河流之入海而天下寧有不治之水哉嗚呼盛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地勢極於卑故上之取於民者輕地利極於美故下

之奉其君者重葢地之所出有定等不可強取其所無地之所産有定名不可不供其所有九州之域揚州最爲多水其土之性則塗泥也其田之等則下下也是論乎地勢則極於卑故其賦之所出止於下上上錯則其所取者輕矣論夫地利則極於美故其貢之所入金而三品則其所供之重可知矣則壤成賦因其輕而輕任土作貢因其重而重此聖人之意也亦自然之理也禹貢揚州云云嘗謂賦出於田

貢出於土出於田者因人力之所為出於土者皆天地自然之氣凝會緼結之所鍾非人力之所及也作於人力者不可常生於天地者不可變惟其作於人力而不可常故上之所取者度其所有䘏其所無而不可過惟其生於天地而不可變故下之所供者雖至美而不敢不因所有也何也揚州之盛極於東南語其境則淮海也語其浸則江漢也語其水之所瀦則震澤彭蠡也懷襄甫定其土則沮洳而塗泥耕作

方興其田則滲漏而下下特以人力之勝致地力之優故其歲入之賦稍升於田然人力有不齊地力有不一或而下上或而中下又不可較數歲以為常聖人定賦之等寧以其輕者為正而以浮出者為襍不忍盡民之力故也以三第之亦終於下而已是則上之所取又曷嘗強其所無而必取盈哉上之所取者信不可以強其所無下之所供又豈可專其所有而不以奉於上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雖以天下奉一

人不為過也而況土地所生天下之所極貴者豈得不先於君乎此揚州三品之金不得不為首貢也夫青州之鉛亦金也然非若揚州金之美者也梁之鐵銀亦金也然非有揚州金銀銅三者之備也荆之三品雖曰不殊然九州之貢美者為先揚州之貢莫先金則又金之至美者也悉供於上不敢自有固臣子之至情於以見水土既平聲教四達揚州去冀都為最遠而其貢獻不敢後於他州聖化之所以無外也

歟嗟夫田之有賦出於人力之所成土之有貢出於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者不可常而上之所取者亦不常愛民之深也天地之所生者不可變而下所供者亦不可變敬君之至也雖然輕於取民固所以愛民若地之所有聖人未嘗私其有重於奉君者固所以敬君若地之所無聖人未嘗責其無揚豫之賦以其等之輕於錯者為正兾梁之賦則以其等之輕於正者為錯雍州之田以人力之廢而其賦之等極

降荆州之田以人功之修其賦之等極升信矣其作於人力者不可常也西北之地常高然兖雍梁豫之貢每不及於東南東南之地常下然青徐揚荆之貢每過於西北信矣其出於天地者不可變也以是知聖人之所以愛民者不惟揚州為然而民之敬君者又豈惟揚州為然哉此聖人之疆理天下所以大一統而無私也吾讀禹貢之書於其田之所賦知聖人之所以因乎人於其土之所貢知聖人之所以因乎天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謹按此為禹貢導山之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葢諸山之勢原於西北而導山之叙亦先於西北也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于河此記其自西北而東也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此記其自東折而南也底柱析城至於王屋此記其自南轉而東也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此記其自北而歸於東也岍也岐也荆也此

雍州山也壺口以下皆兾州山也昔者河水未平懐山襄陵大河北境諸山其費疏鑿之功不少矣今而水患既平崇山巨川皆可表識則聖人安得不詳記之夫以山之經理已各附於各州之下於此又條列之則山之經緯可見矣是故荆岐既旅二者雍州已言之矣而岍山則未之及也于此則表而言之既載壺口則所以殺河勢至於岳陽所以導汾水矣而碣石所以記島夷入貢之道三者兾州已言之矣而雷

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則皆未之及也於此則列而言之盖禹之治水隨山刋木各有條理其見於各州者乃表其疆域之限其見於九州之後者乃陳其經理之叙也且治水之初而必先於導山何也九州茫茫而區域不辨平地皆水而可見惟山禹於此時未可遽施夫濬治之功故必隨山刋木以通蔽障以觀形勢然後大者可以加濬鑿之功小者可以致疏決之力使平地之水得以下流而懷襄之勢得以

少殺於是禹也乃假四載之乘不畏胼胝之苦遂始於雍州首從岍山次導岐山又從而至荊山其數山之相距甚遠也豈無山川限隔而可以表之者哉特取其山之髙大可名者記之也謂之逾于河者逾于河而知諸山之勢皆可以導之於河矣乃至兾州自壺口雷首而至于太岳自底柱析城而至于王屋自太行恒山而至于碣石其諸山之相去非近也豈無衆山連亘而可以並録者哉特取其髙大可以辨疆

域廣慱可以奠民居者謹而書之也謂之入于海者
禹至碣石而知諸山之水勢又可以悉入於海矣夫
至于者禹迹之所至也逾于河者禹迹之所逾也入
于海者小水合大水而入也禹迹之所至者其間濬
鑿疏决之功雖不言而因其表記所至諸山之名又
不可以想見其施功之次第也非其施功之有次第
安能致水之入于海乎大抵天下之勢山水皆原于
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盖欲因山勢

之崇卑而欲決乎水勢之就下也方其隨山刋木神禹導山之初也奠髙山大川神禹導山之時也愚想夫曁益奏庶鮮食者必此時使掌火烈山澤而焚之者必此時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者又此時也然後蔽障以通道路以開治水之功由是而施其胼手胝足八年于外禹之成功甚勞矣是以於此而表記其所至詳記其所經而山之經緯瞭然在目或者不察乃謂導山之條為推尋其山脉何其謬也

神禹治水之後不過録其所至之諸山耳豈暇推其脉胳之所自來如今之塟法所言也哉吁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觀天下之水土無不平則知聖人之成功為甚大盖當水土平治之初正聖人治定功成之日也苟一土之未平一水之未治又何足以為聖人之功哉昔者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

私意小智之可為哉其施功於九州雖有次第而及其成功則一其所謂攸同者葢言其所同如此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而既無彼此之間矣九州之山拔木通道已可祭告而亦無遠近之殊焉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俱無壅遏之害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悉無決潰之患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所以為聖人之極功也歟禹貢之書曰云云其意以為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浩浩滔天下

民昏墊無所安息鯀湮洪水而五行因之以汩亂及禹嗣興惟能順水之性而盡力乎溝洫水由地中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是以帝舜惟美其功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時乃功由是觀之禹平水土之功蓋與天地相為無窮者也豈特九州之攸同而見於一時之盛哉禹無吾間然矣夫以兾兖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之所謂攸同者禹之功蓋可見也天下之山水載

於禹貢者多矣而九水為大九山為高大者既道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傳曰芒芒禹跡奄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此之謂也是故以言其四海之隩則水涯之地悉為耕食之場矣塗泥之鄉已為奠居之所矣以言夫九州之山隨山刊木而險阻既可踰矣禱爾神祇而道路既可通矣以言其九州之川則決九川而距海濬畎澮以距川導滌之功既至而壅遏之患悉平矣以言九州之澤

則既瀦而有陂障以為之防底定而無決潰以為之害矣夫水於天地間為物最大而況於海之尤大者乎四海之水至於無不會同而各得其所歸之順則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水土之無不平治蓋可知矣始言九州之攸同終言四海之會同者豈有他哉蓋言此以總結上文之意耳攷之上文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也如宅土既宅惟見於兖雍故此以隩既宅總之既旅旅平惟見於梁雍故

此以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文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水之所趨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然下文之言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聖人成功之大又孰有加於此哉然此亦其迹之粗者耳至其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之語史臣方謹以繼之則禹之精神心術終始以保其成功儼然常在人耳目之間者初不可以今昔異觀也噫禹貢一

書地理貨殖之書耳而其紀載之法乃如此後世之山經水志貨殖之書有矣而於致治之紀要曾謂有是哉是雖史臣一時之言實萬世不刊之聖經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地介乎内外之間故治亦有内外之異夫聖人豈不欲内外之治如一弛其武衛而專尚乎文教哉顧其勢有所不可也勢之所為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昔在大禹謂綏服五百里之廣内而侯伯中國之地外

而要服漸非中國之地矣於是乎揆度文教於內三百焉奮張武衛於外二百焉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豈非地介乎內外之間而治亦有內外之異乎云云嘗謂一視同仁舉天下之大而納之吾教化之中此固聖人之心也而有曰文以治內武以治外其所以不同者何哉嗚呼聖人之心未嘗有內外之異也其勢則然耳譬猶天無不覆幬也地無不持載也然而溫厚之氣常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常盛於西北豈天地

覆載生成之有偏哉亦天下之地勢然也聖人之治
亦由是巳夫綏服者漸遠王畿之地侯服外四面又
各五百里也謂之綏者不過撫安之而巳内取王城
千里外取方服千里非其地之介於内外之間者乎
純以甸侯之法治之固不可也純以要荒之法治之
又不可也純以甸侯之法治之則一乎文教而無事
乎武衛矣得無意外之患乎純以要荒之法治之則
不惟畧乎文教而併亦不復致詳於武衛矣彼獨非

吾民乎聖人嚴華夏之辨於是定為治内治外之制焉内三百里則為之揆文教詩書禮樂冠帶俎豆之風未嘗一日而不舉也外二百里則為之奮武衛旌旗車馬弓矢戈兵之備未嘗一日而不張也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也雖然聖人豈不欲三百里之外亦揆之以文教而無事乎武衛哉地近要荒其勢不容於不然也吾故曰勢之所為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者此也然嘗論之二百里之武衛雖不

能如三百里之文教然武衛而曰奮亦不過激振厲使之無致於廢弛矣聖人不忘武焉未嘗黷武也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豈以綏服三百里之外而文教遽不及乎特地勢之所爲有不容不以武衛爲之主耳然乎否乎

甘誓

胤征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君能修省而臣又皆効其職焉則君德益以昭著矣夫君德之昭明貴乎有内外交修之道茍有是君而無是臣又安能使其德之昭著乎昔者夏之先王既能謹天戒而盡修省之實矣為人臣者又能守常憲而能盡諫諍之益焉下至百官亦莫不修其職以輔其君此所以内無失德而外無失政君德明而又明為不可及也然則人臣者所以輔君者也為羲和而昏迷於天道是失為臣之職矣征討之加果可以免

乎甞謂有天下者孰不欲爲明明之君然而天變之来乃或玩之以爲常災異之見乃或忽之而不戒則爲之君者怠荒安肆將無所不至矣法令非不嚴也乃廢格而不由憲章非不具也乃怠棄而不欽則爲臣者踰禮越法亦將相帥以成風逢迎容悅以爲常尸位素餐以自便如是而欲政治修明紀綱振舉君之德有以顯聞於天下不可得矣先王惟知乎此也故君則畏天臣則畏法其警戒之意無往而不存故

其治教之休明為不可及也仲康征羲和而拳拳及此亦可謂知戒者矣且夫天心仁愛人君非大無道未嘗不欲全安而扶持之故夫日月之薄蝕風雨之不時皆天所以警戒夫人君者也然庸君世主往往忽之而不顧克謹之者其惟有夏之先王乎先王之心寧不思譴見於天由於德政之不修而轉禍為祥在於側身以修行是以戒慎恐懼圖以消其變戰兢惕厲思以弭其災先王之克謹天戒如此為之臣者

竭忠宣力無敢怠惰以速官刑奉法守職無敢昏迷以干國紀亦可謂克有常憲矣彼百官之衆其位雖有尊卑至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不以尊卑而有殊其職雖有大小至於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則不以大小而有間百官之修輔若此則為之君者當如何哉吾見其出入起居之無有不欽也發號施令之罔有不戚也顯顯令徳灼于四方主宰乎萬民之上而仰之如神明君臨乎天下之廣而愛之如父母者非

幸也宜也噫先王因天戒而益明其德固有賴於人
臣之効職後王亦以天戒而修省獨不賴於人臣之
効職乎今也有辰弗集于房之戒嗇夫庶人且奔走
之不暇羲和世守歴數之官當日蝕之變顧乃昏迷
天象若罔聞知是廢國家之常憲甚矣寧不干先王
後時之誅乎胤侯之征固有所不容貸也嘗因是論
之洚水警予此舜所以謹天戒當是時也有禹以盡
力溝洫有稷契以佐其成功其所以克謹常憲其所

以修職輔君蓋無所不至也此所以地平天成而當世賴其賜後世仰其明而帝舜之功卓乎其不可及也証以有虞之事豈不信而有徵哉

書義矜式卷二

書義矜式卷三

元　王充耘　撰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聖人惟能絶夫私欲之累故能公於人已之間盖人

主一心不能兩用欲於善則不欲於利故不為聲色貨利之所趍則其用人處已必無徃而不當矣夫聲色人之所易狎者也而湯則不之邇焉貨利人之所同欲者也而湯則不之殖焉其能絶夫私欲之累也審矣是以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無不容而已之不善無不改其能盡夫用人處已之道者皆由其絶夫聲色貨利之私者為之也宜乎仲虺以是賛之云

云嘗謂人君尊為天子撫御萬邦德之當命功之當報善之當容不善之當改萃四事於一身必無一不盡其道而後可也然而宮庭之私昵易以惑其心内府之玉帛易以移其志於是知有聚斂之事而不知功德之當報知縱耳目之欲而不知大德之為累者多矣有能以理而勝私以道而制欲使其本源澄徹君德昭然則其不求備於人不吝過於已而用人處已各盡其道也宜矣是故掌於樂師者皆聲也而戀

情於此則不敢列於嬪御者皆色也而溺色於此則不暇天下之貨思與天下共之初不豐殖以為一己之資天下之利當與天下共之初不聚斂以為一己之致湯之抑私心也如此夫私心既去則公心日明是以賢者修德而我官之能者修業而我賞之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非私爵之也因其懋於德而懋之以官而車服以旌其功土田以錫其國亦非私與之也因其懋於功而懋之以賞所謂公於用人

者如此然則好人之善如自已出而無一之不容已之不善無所係吝而無一之不改不忌人之能不吝已之過謂之公以處已者如此嗟夫成湯商之令主也其德大矣不邇不殖豈足以盡湯之德哉然此本源之地非能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云云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人君惟能遏惡而揚善斯有以致國家之盛强夫善善惡惡乃致治之先務也苟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而欲致國家之盛治也難矣是以仲虺之勉成湯以為諸侯之賢德者則佑之輔之忠良者則顯之遂之所以善其善而揚之也諸侯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侮之所以惡其惡而遏之也惡者必亡從而推之善而能存從而固之如此萬邦之廣亦日進於盛强自有不期而然者矣天降甘露地出

醴泉此國家極盛之符也然果何道以致之庶政修明百效振舉此國家隆平之徵也然果何修而臻此吾求諸古而一言以蔽之曰遏惡揚善而已蓋善者治之資其不善者治之蠹也進一善類已足以易否而為泰況忠良賢德凡有善者無不容一小人去已足以轉危而為安況弱昧亂亡凡不善者無不去如是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國之興也勃然莫之能禦矣苟惟不善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以是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前吾未見其可也宜
仲虺之所以拳拳欲令列爵分土樹屏建侯固求以
共成治功而已然人之賢否有不能齊而治之隆替
每由於此有所謂賢德者矣又有所謂弱昧者焉有
所謂忠良者矣又有所謂亂亡者焉賢德者踐履之
精純忠良者職業之修舉四者善而能存者也佑輔
顯遂所以固其存弱而不能自立昧而不能自明亂
而不能治亡而不能存四者惡而必亡者也兼攻取

侮所以推其亡因其存而固之則尊賢尚功之政行而爲善者知所勸因其亡而推之則誅亂禁暴之政舉而爲惡者知所懲衆賢和朝萬邦作乂政治以之而修明紀綱由之而振舉國家之運可以有盛而無衰有隆而無替雖磐石不足以踰其固而泰山不足以踰其安謂之邦乃其昌信矣雖然善惡不難於懲勸而君心每累於私情苟能公以察之則是非不謬而足以當人心苟出於私則賢否易位而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矣其何以保其國乎仲虺作誥以釋湯之慚而必拳拳於此者政以保邦之道不出乎此而已也不然殖有禮覆昏暴欽崇乎天道而永保乎天命何以於篇終復致意焉後之人君亦鑑於此而已矣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人君必勉於修已以率人其律已也嚴故垂法也遠矣夫人君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者豈有他哉亦嚴於自治而已矣仲虺之告成湯所以特稱

王而告之以起其聽也以為人君一身天下之所取則也故當勉明大德以立中道於天下然其要果何在哉以義制事使事得其宜以禮制心使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中道既立則豈特為法於天下而已哉傳諸後世亦綽乎其有餘裕矣然則禮也義也即所謂德也而昭德乃所以建中也天下後世之所取法其不在於此歟云云嘗謂德者人之所同得也自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者而言則謂之中自

其存心處事而各得其當者而言則謂之禮義他人之同有此德而拘於氣禀蔽於物欲始有冥然不知中道之所在者所貴乎人君者以一身為天下之凖使天下後世皆得以取法焉然亦無俟乎他求也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夾持德不孤立而中道立於此矣舍此不務則己身不正固無以為正人之本者世之人且貿貿焉莫知所之又何以為後世子孫之法哉觀仲虺之意豈不曰人君

一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中道不可一日而不建也日新厥德斯可表正萬邦
也懋敬厥德斯可以式於九圍也欲建中于民而不
懋昭大德不可也然德之所以昭中之所以建又豈
無其要哉見於事而為無過不及中之用也事以義
制而動必適其宜焉則無一事之不中矣根於心而
為不偏不倚中之體也心以禮制而非禮勿動焉則
無一念之不中矣夫如是則豈特當世之民視效而

無違在我後嗣子孫固可以遵守而勿失也豈特為
生民立極而已哉固可以為萬世開太平也傳之無
窮施之罔極豈不綽然有餘裕哉是知建中于民則
聖人能以其行諸一身者達諸天下垂裕後昆則聖
人又以其行乎當世者垂法萬世中道不可一日而
不建則君德其可一日而不明哉明明我祖萬邦之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禹之所以為天下後世慮也至
矣桀之何子孫弗率而臨民於塗炭焉則表正萬邦而

纘禹舊服湯固不得以辭其責矣況湯爲緒業之主自治不力後嗣何觀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湯能昭德以建中于民則可以無愧於禹無愧於禹則可以無愧於堯舜無愧於堯舜則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矣何慚德之有哉此仲虺作誥所以不徒慰釋其慚而重有以爲之勸也厥後武王下車訪道箕子而箕子拳拳於皇建其有極之言者其亦仲虺之心歟湯之建中武之建極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湯誥

伊訓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臨下固貴於不惑事上尤貴於不欺惟聖人能盡其道也在昔伊尹稱湯以訓太甲言湯之為君而在上則能明以照下而無所惑為臣而在下則能忠以事上而無所欺居上克明而為下又克忠非聖人莫之能也云云居上為下各有其道而惟聖人為能盡之

者豈有他哉亦循乎理之自然而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耳故居上而臨下所貴者明也不明則有障蔽之患而失其君人之道矣為下以事上所貴者忠也不忠則必有欺謾之失而失其為臣之職矣然常人之情居尊位則必以逸欲蔽其明能聽覽不惑者鮮矣處下位則必以患得患失隳其忠其能純篤不二者寡矣此其所以為常人也惟聖人則不然深居九重而邪佞不能欺高拱南面而奸偽不能惑辨是

非於萬里之外察事機於秋毫之末其居上如此不謂之克明可乎衣其衣則必憂其憂食其食則必事其事守職位則不二其心臨事變則不易所守其為下如此不謂之克忠可乎嗟乎聖人道全而德備果安往而不盡善也哉自其臨下而謂之明明固此德也自其事上則謂之忠忠亦此德也居上為下本無二道克明克忠亦豈有二致哉伊尹於此特析而稱之所以見其道之全而德之備也吾求之古而有得

於舜之稱禹焉既曰克勤于邦矣又曰克儉于家夫在邦而能勤必居家能儉者也而稱之者必對舉而並言之所以見其賢之不可及也知舜之稱禹則知伊尹之稱湯矣且湯之德豈特見之居上為下而已哉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其處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其德盛業廣而天命歸之人心戴之自七十里而至於萬邦焉湯之所以得天命者如此太甲而嗣湯之天下可不思所以繼湯之德也歟伊尹所以拳

拳以是告之也厥後太甲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
明后殆無忝於乃祖矣太甲其賢矣哉

太甲上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
肅

理之存於心目者無或忘故誠之交於神明者無或
間蓋誠心之所存即天理之所發見也使吾心之理
有一息之昏蔽而欲吾心之敬隨所寓而形著難矣

哉若昔成湯於理之命於天者常自在之而唯恐失墜其存是理而不忘者如此故以之承上下神祇者此祇肅之心以之任社稷宗廟者亦此祇肅之心其達是敬而無間又如此然則祇肅之至乃所以見其顧諟之深惟知顧諟而不忘所以能祇肅而無怠也斯其內外之相符也歟天之明命乃有生之同德而惟聖人能明而不昧故以之交於神明亦惟聖人為能敬而無失聖人豈有異於人哉心之所存皆純亦不已之

天故身之所處皆緝熙敬止之地不見其有間也苟此心之天一為人欲所蔽而不能加提撕警省之功則出而主祭雖欲勉强修飾以造於整齊嚴肅之地其能常久而不變者鮮也聖人豈其然乎天之生物也賦之氣以成形必命之理以為性凡其日用動静之間顯然而不可欺昭然而不可掩者孰非天之所命也常人莫不有是理而鮮能全之惟聖人也知付畀之為重則存養之功不可以不加知利欲之易昏

則省察之功不可以或替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無頃刻之或忘故能見其參於前倚於衡而我之所以得於天者無須臾之或離此作聖之本原而主敬之極功也推此心以交於神明其有厭怠而不敬者乎吾見其潔齋豐盛而凜乎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也其在神祇者如此吾見其苾芬孝祀而竦然於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也其在社稷宗廟又如此聖人於此豈勉強而為之哉蓋知天命

無往而不存故罔不祗肅以祗肅之誠而為顧諟之實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如此豈外為莊栗而實則怠慢暫焉收斂而久則怠荒者之比哉詩人之稱成湯曰聖敬日躋曰上帝是祗則其顧諟之誠祗肅之實可想而見矣此所以天監厥徳使之集大命而撫安萬方也歟太甲既立而不明于徳其視湯之顧諟明命為何如以欲敗度縱敗禮其視湯之罔不祗肅為何如伊尹以是告之固欲其率乃祖攸行亦所以藥其病

而救其失也此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大臣告君以自治之方既以物理之不可安發者為喻復以君身之不可安動者為戒蓋射之與治事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善於告君者既曲喻之於先復正戒之於後也昔者伊尹之告太甲以為必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人君自治孰有先於此者乎

其所以戒之者至矣然恐其泛然視之而君莫我聽也故又即物理以喻之以為譬若虞人之弩機既張而必往察其括之合夫法度然後發其不敢妄發也如此則人君之為治其可有一毫之妄動乎敬一心之所止率乃祖之所行如是而後可也誠知君身之不可妄動則所以謹其身而遠其謀者不難矣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是持身不可以不謹也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是為謀不可以不長也況乎人君

一身關四海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於是而不加謹焉則輕舉妄動所以觖天下之望者多矣大臣告君宜無出此然君非生知之知茍不旁引曲喻使理之可明白昭晰於其前豈能必其坦然由之而無疑哉故即射以觀之而為治之理可見矣夫虞人之射其藝甚微其得失甚薄然猶臨事知戒未嘗廢法而妄動則人主之持身豈射者之不若乎其不可妄動也明矣夫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止之地設施措注前

王又有一定之法不此之守而欲慎其德而遠其謀吾未見其可也伊尹之告太甲其不曰驕奢縱侈非所以為德也必敬以持已而無一事之敢輕茍且自便又非所以為謀也必言而思其所終行而思其所弊而無一事之敢忽如是而後可也以是告君可謂切而要矣然猶以為晰理之不明則聽信之不篤故復即虞人之射以為喻焉夫虞者山澤之官以射獵為職者也射之為技有機有括機所以發其往括所

以求其度機不戒而妄發則其發也必非所遇矣不省而遽釋則其遇也必非所中故必目存乎括心省乎度使心手相應而有以合乎度之中如是而後釋焉其不中者鮮矣射之微技志於得獸而所以慎者尚如此況握四海九州之權者哉是故動靜云為而吾心有本然之度也必肅恭收歛而求止其所當止紀綱法度先王有已然之法也必持循据守而行其所當行止所當止所以立本也行所當行所以致用也

體用兼全本末具舉吾見其是為無動動而不合於法度者寡矣是則射之與治又豈有二理哉伊尹以為太甲告者誠以太甲所以欲敗度縱敗禮此蓋以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也故首以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者言之喻言以曉之者欲其聽之審也正言以戒之者欲其行之篤也伊尹之心豈不以成湯所行無非大中至正之理可以為萬世凖的正猶機括之有法度也使太甲能以一心為機括以乃祖所行

者爲法度則其所以謹儉德而懷永圖者至矣吁

太甲中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聖人有子民之實德故足以得天下之懽心盖愛人者人恒愛之理之必然者也而况愛之有誠者乎宜其心悅而誠服也昔者成湯愛民如子而無間於困窮故民服其命而至於罔有不悅一感一應猶影響然是豈有他哉亦以其愛之心出於誠而已矣世率

謂君尊也而民卑君貴也而民賤以尊臨卑以貴涖
賤於是視之猶草芥而惟恐芟夷之不加疾之如寇
讎而惟恐斬刈之不力上之待下者如此則下之報
上者從可知矣夫豈知天子惟君萬邦元后者又所以
父母斯民也夫父母之於子賢者愛之不肖者憐之
惟恐有一之不得其所也而況天下之罷癃殘疾惸
獨鰥寡皆吾赤子之顛連無告者也而柰何其鄙夷
之且賤惡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故夫見孺子入井

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幼吾幼而知所以闕人之幼是

心也人皆有之惟聖人為能闕　聖人

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闕

之地所欲與聚所惡勿闕

夫匹婦無一不被其澤其闕

之政猶之罔極之恩者豈有闕

而已矣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闕

也上以誠而愛其下闕

愛之如父母敬之闕

迫之致哉亦闕於誠而已矣故

曰愛人者人恒愛之必然之理也且湯之子惠困窮

也初非有心於服人也亦非每人而悅之也要亦盡

吾君道之所當然者耳而民之歸之也猶水之就下

沛然莫之能禦也前王之得民心如此則繼世以有

天下者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宜夫伊尹重以為太甲告也吾今而後知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之說為不可渝也以民之無常惟惠之懷之言為不可易也彼有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乃是望民之加多倉廩實府庫充使壯者散而之四方老者轉乎溝壑乃惡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之二君者亦有子惠之實於其民者乎而欲民之悅服多見其不知量也反覆其君世主之行事觀之未嘗不三嘆

古人之不可及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人君當勉於修己以法先王之勤惟事必究其心而無所忽則臣奉君之美於無窮夫修德而足以無愧於前王則其福固足以及其臣下矣是以伊尹之告太甲欲其勉於修德以法先王之勤不可頃刻安於豫怠也然修德之要豈有他哉奉先也當思所以盡

其孝接下也當思所以致其恭視則欲遠而思明聽則在德而思聰凡此皆懋德之所從事也太甲果能究心於此而無所忽焉則修德於一已而福及於羣臣為之臣者固將承王之美而無有厭斁者矣於此見人君修德之道匪輕大臣輔弼之責至重君德既修而後臣責始盡其所係蓋如此夫人君一身係國家之安危關生民之休戚固當以修德為先而大臣者蓋與之共安危而均休戚尤以弼成君德為任后

德為臣不德為臣其任不亦重乎况乎主聖則臣下得以蒙其休主為則臣下不得以辭其責茍君有善而不知所以順其美有過而不知所以救其惡耽樂怠荒輕舉妄動覆先王之令緒而有愧於烈祖則名危亡之辱而禍及於其臣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大臣盖知此是以於上下視聽之間既備述其當然之道且以已之所仰賴者期之可謂善戒其君者矣夫人君為天下之表儀必疆於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固當

孜孜焉為善是求汲汲焉為德是務使已之德無愧於先王可也懋敬厥德先王所以修於已者如此則日新厥德後王可不思所以視效於此哉夫其宵衣旰食而無頃刻之安焦心勞思而無毫忽之怠先王所以勤於已者又如此而後王豈可安於豫怠以遺其祖哉蓋繼志述事在孝子之心所當思祭之如存在孝子之心所當勉使孝敬之心無時而忽之則不敢有違其祖矣上而祖考固不敢以背遺下而羣臣亦

惡可得而易忽之哉此伊尹所以為善告君者歟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不可恃者上天眷顧之情所可恃者君心感格之道夫人君之格天舍敬其何以哉是以伊尹之告太甲謂天於君豈有常親之理其眷顧之情盖不得而恃也然人君能盡一己之敬則天心雖無常親而亦未嘗不親之是其感格之道盖有所在也謂之無親則

有不可必者謂之惟親則固有甚可必者存焉亦顧
君心之敬否何如耳可不知所以敬之哉嘗讀書至
天難忱斯惟命靡常而後知天眷之無常及至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而後知格天之有道盡其道則可格
乎天矣且吾有以知之天監厥德用集大命人知天
之所以厚於成湯而不知湯所以得天者以其顧諟
明命而罔不祗肅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人知
天之所以眷文王也而不知文王之所以得乎天者

亦以其能昭事上帝而小心翼翼也論至於此然後知人君未有敬謹而不足以得天心亦未有怠荒而能隆天眷者宜乎伊尹拳拳於太甲也今夫天高在上無形迹之可見無聲臭之可聞而其聰明不可欺明威不可測予之而或奪之福之而或禍之是天固無常親也人君在上能使天之心與我為一者無他亦惟敬而已矣方其敬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視如對日星聽如驚雷霆坐如近記過之史行如

隨糾非之吏兢兢焉無須臾之或慢業業焉無一事之敢忽君之盡其敬者如此則申命用休固非吾之有求乎天而其來也自不可辭純佑秉德亦非天之有私于我也而其至也自不容禦謂之克敬惟親非歟然則無親者天也惟親者吾使之也為君者茍以天無常親而不盡己之敬則非天之無親也實君不能致其親之之道也茍能盡其道則天與君渾然為一而無天人之間矣太甲既立不明于德至于以欲

敗度縱敗禮蓋亦恃天命之可常矣而豈知天無常也哉故幸其一旦改悟而遽以是告之庶其能欽崇乎天道而永保乎天命也伊尹之忠愛何如哉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德之在人者無定名而取之于已者有定論夫人之德至不少也取諸人以為善惡可執一以為師哉亦惟主於善而已矣伊尹之告太甲謂德之在人非止

於一端師之有要必爲善是主茍非有以集天下之善則豈足以成一人之善也哉云云人君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然不在於恃一已之長貴其能兼天下之善而已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已之德可全故舜之德非不大也然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夫子之德非不高也然猶多聞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凡其有諸已者蓋無非取諸人也是惡可執一以爲師也茍自

廣而狹人使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一善不備而人主無與成厥功矣此大臣之所深戒也且夫天下之理散殊多端博取諸人何者非益仁善為元固所當師也而有所謂行而宜之之義焉非禮勿履亦所當師也而又有所謂應變曲折之智焉大而三綱五常之道小而動靜云為之理其為德也不止於一二不止於十百不止於千萬也是亦何常師之有哉必也博取諸天下參酌乎吾心善者主之不善者舍之可

者法之不可者去之使其徳之未善也雖生乎吾前亦舍之而勿師使其徳之誠善也雖生乎吾後亦師之而勿棄誠如是則人之有善無不容而已之徳無不修矣大抵徳者善之總稱善者徳之實行故徳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一本萬殊之妙故始焉主善固欲其博而求之不一之善終也協一則欲其約而會之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緒而人君取人爲

善之要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雖然豈特伊尹之言為然前乎舜禹精一之傳後夫孔顔博約之旨同一揆也

盤庚上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大臣無私而廣實德于今斯敢有言而揚積德于昔蓋今日之實德非一已之私心然後前日之積德非

一已之私論況積德者世臣大族之所欲言者也惟私心未去而不能以施德於人為功則言辭之間不敢以積德而大其説爾必也私心不累其實德而施於今日者無不周然後可証其積德而敢於言者無所愧不然實德有虧而所謂積德者乃妄矣雖欲言之其敢大言乎云云故盤庚誥我世家大族以遷殷而兩致意於德之一辭誠以世家大族雖不欲以實德為功而好以積德為論者也殊不知所行者皆私

心則所言者皆妄論而非積德矣實德者所難行者也私心未去則不能徧行積德者所易忘者也而實德未行則不敢大言之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所行者皆私心所為而非實德之徧及則所言者尚敢以積德為誇大談也哉古人告戒之辭勸其施德於人則既勉其所不欲行者又以其所欲言者誘之則世家大族好以積德為說者自不能不以實德施于民矣且夫祖乙圯于耿而水患害于民則勢不得不遷也

而世家大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以害遷者則巨室之所以有言者必自恃以為民之所慕然不知以私心茍悅小民而害其遷則非實德也實德未施則不可謂其積德矣故必告之以實德而啟之以積德之論焉實德者學而有功者也積德者祖宗前日之所積者也欲以積德為言夫豈難於立論者而實德皆私心所為則其所言者皆私論爾惟夫勸民以遷都之利使實德施于一國之民至於婚姻僚友無不被其

功澤然後乃敢大言而曰汝有積德其來非一日也
汝今不能公心以施實德於人而乃欲大言其積德
於已是何大言不慙而敢立論如此哉殷人巨室致
使天子之尊而以大言誘之亦可謂頑矣而盤庚則
誠賢君也以忠厚代斧鉞之誅以言論開人心之善亦
先王之遺意也故卒使殷民之遷而厥德允修焉厥
後周公遷殷民至于世三紀俗變風移而殷之庶士
怙侈滅義驕淫矜誇不改乎前日之舊則世禄之家

鮮克由禮亦已久矣然盤庚化之於前成王穆王化之於後則頑者又在於化之如何也然至煩於告戒之末而不能以心相孚則又世變之不得已也吁

說命上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取諸物以喻其臣者其望切取諸天以喻其臣者其望深事之係於物者不若係於天者之為大也故人

君擬臣於物必至於擬諸天而後止耳夫礪物也舟楫亦物也然金以之而利川以之而濟物之相資者然也況君之於臣乎此君之喻臣其望之切者如此然利取諸物曷若取諸天大旱天之所以困民也霖雨天之所以利民也以天之所利濟民之所困則其為用亦大矣君之喻臣有似於此則其望之深者何如既擬諸物又擬諸天於以見其言之愈切而意愈深也說命上篇曰云云此高宗所以望傅說者如此

嘗謂有一物之利有一人之利有天下之利一物之
利固不如一人之利一人之利又不如天下之利也
以其利而言則雖有大小之殊其用之不可無則一
而已然用之為利不以其順而以其逆以其異而不
以其同逆者可以有成而異者可以相濟也故君望
臣不以其依阿容悅之為忠而以其犯顔强諫之為
直不以其諂諛將順之為美而以其繩愆糾繆之為
賢是故金利器也然非有以淬之則無以成其利礪

粗於金故可以為金之用也巨川險地也然非有以濟之則無以通其險舟乘於川故可以為川之用也君之喻臣而取諸此可謂切矣然未至於大也若歲大旱陽氣之烈也苟無以過之則生物為之枯槁生民為之憔悴霖雨陰氣之和也改而為雨積而為霖起枯槁而生榮化憔悴而愉悅其為用也不亦大乎君之喻臣而取諸此其所望者亦至矣蓋礪而為金之用一物之利也舟楫為巨川之用一人之利也霖

雨為大旱之用天下之利也一人之利固大於一物之利而天下之利則又不止於一人之利而已爾是以君之於臣利於君之一事者未足善利於君之一身者為可嘉利於君之一身又不若澤及四海而天下利之者為可貴也故高宗之望傅説取喻於物其意固切取喻於天者其意尤深也然書之取物為喻多矣有曰若稽田而疆畎若作室而塗茨有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未嘗直指人於其間而高宗之

喻則不徒曰若金用利而必曰用汝作礪不徒曰巨川用舟楫大旱用霖雨而必曰用汝作舟楫霖雨與時酒醴之喻曰爾惟麴糵和羹之喻曰爾惟鹽梅曰汝曰爾置諸兩物相資之間懇懇焉不釋諸口其所望之者不啻如饑之食渴之飲也及即傅說而觀之從繩之喻監憲之言作礪之用可見矣高宗以遯野罔顯之餘而一旦即聞勤學之訓作舟楫之用又可見矣至於四海之内咸仰朕德之譽則作霖雨之用

又何如哉君臣之際其盡美矣

說命中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

事事乃有備有備無患

動必循理而欲合於時措之宜志不可滿而貴乎得

思患預防之道此大臣之善戒其君者也大臣之有

言於其君苟徒及於高遠之務而不責之以躬行之

實則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昔傅說之告高宗蓋審乎

此矣謂夫動者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慮善而動固
云可也然而動非其時則是動為無益矣志者人之
所易滿也不自滿假人之賢也蔽於矜伐則德喪而
功隳矣事者人之所易忽也事其事者備而無患茍
無其備則事至而患生矣吁於斯三者皆人君之所
當戒者也亦不出乎躬行之實者也為高宗者可不
念哉云云見於說命中篇其義如此嘗謂大臣愛君
之心未有不極其至者也凡其所戒未有不出於正

者也然將使其君樂於位而我不告之以事理之所
宜當務之為急言雖多奚益哉夫君之動而或為無
益者何也蓋理之甚當而未合於時者然也有巳之
善矜巳之能此則志為自滿而道不加修者然也不
事其事事至無備此則蓄疑敗謀怠忽荒政者然也
凡世之人主而知有是戒者亦盍反其本矣令夫所
謂善者當乎理也時者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
理而動尤貴於得其宜動而非時猶無益也聖人酬

酢斯世亦惟其時而已葢嘗思之事固有善而非時之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裘葛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於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非時而動則吾未見其能有益於動者也凡人之有一善者皆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有一能者皆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此所謂矜伐自滿者也殊不知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日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日隳矣常人之

不知戒於是者猶曰不可而況於人君者乎凡天下之事惟事其事者乃其有所備也既有其備則又何患之有哉若夫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倫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說之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抑嘗論之高宗聰明之主也非不能待時而動者也非蔽於矜伐者也亦非不能思患而預防者也而說之拳拳以是

為言者葢以惟聖憲天欲其事事物物而皆出於天理之所當然也茍有一毫之未盡則即私意而非天之聰明矣此所以不得不為之過慮而戒之也嗚呼說其忠臣也哉

說命下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賢君資臣以格其心不惟取喻之甚明而且自任之

甚重也輔導者臣之功而力行者君之責也茍言焉而不見用則喻之雖切人亦孰肯盡言哉昔者高宗之命傅説謂爾之輔朕當訓于立志之初而不在於行事之際也何也譬之作酒醴則先資汝以為麴糵作和羮則資汝以為鹽梅左右規正而無或偏交修不逮而毋或棄予於爾言皆能力行而無怠爾果何憚而不言哉喻之以物理而誘之以盡言高宗其善於資臣者矣夫人臣之輔君惟力行之難人君之聽言

惟力行之未易盖救之於事為之著不若調濟於心術之微而言聽諫行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古之賢君所以不徒托物以明其理又必盡言以誘其誠盖以取喻之不精則辭不足以達意而賢者不見其求助之切自任之不篤則求道之不勇而賢者亦豈信其足以有為古之人兼盡是道者高宗是也夫人君以一身而總天下之大以一心而應萬事之機茍或毫釐有差則將謬於千里故志也者心之所之將欲

有為而未見於事者也人君納誨以輔台德者當於此而致力焉盖天下之事理禁於未發者易為功而救於已然者難為力茍於君心趨向之或偏而不知所以訓廸焉則他日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泛觀物理何獨不然作酒醴者麴多太苦蘖多太甘麴蘖得中而後成酒作和羹者鹽多則鹹梅過則酸必鹽梅得中而後成羹二者皆調均節適於作之之初然後能適衆口於既成之後人

臣之輔導其君亦何以異於此哉剛柔之相濟猶麴蘖之交致其功也可否之相濟猶鹽梅之交致其味也夫然後謂之交修否則容悦逢迎和者如一猶之以水濟水耳謂之交修可乎夫誨之諄諄而聽我藐藐是故無足與言仁義雖棄之可也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予之克邁乃訓若此而棄我不言可乎説而不繹從而不改是葢晝而不進雖絶之可也今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予之克邁乃訓若此而

棄我而不諫可乎夫言不遜則不足以感人之心行不篤則不足以造道之極以君命臣而切切焉惟恐其予棄其尊德樂道之誠固於斯而可知尊所聞行所知而自謂之予克其勇往力行之心蓋於斯而可見吁人君之切於求助如此雖欲不言安得而不言哉嗚呼人主一心萬化之原危微操舍之幾乃得失存亡之所係乎人能先立乎此則天下事可從而理矣於此見能盡其心而欲明諍顯諫於行事之間者斯

末矣故祖乙之告高宗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而穆王之命伯冏亦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豈不與高宗訓志同一軌轍乎高宗首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糵鹽梅為喻所造者深而望益切矣宜說有以復于王也說為商賢佐而果無負於訓于朕志之命高宗為商令主而真能踐其克邁乃訓之言其有以成中興之功宜矣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資諸人者固欲措諸事於天下法諸古者猶欲得其理於吾心蓋理之所存即事之所由建天下豈有理外之事哉夫茍知資之人以利於行而不知反諸己而致其知則非王者之學矣傅說知其然故其告高宗也謂人之求聞於人而以多為貴者非徒有資聞見而欲見之於行事也然惟行是務而不反之於己則亦冥行而已故必學於古人之訓然後乃有所得於心而後之所建者亦有所資而不匱矣豈有不能

學以致其知而徒聞以力行者哉故說命之下篇有曰云云大抵知行無二致也古今無二理也彼有富於見聞而不能施於實用者必其知之未至也豈可徒行之為務哉又有勤於問學而不能深造其理者必其行之勿篤也豈可徒知之為務哉茍有聞矣而又質之於古則其事之所建者必非賢者之過於行矣學古矣而又求於人則其所獲於心者必非知者之過於知矣若高宗者非不能建事也非不知學古

也盖恐其所行非所知而所知非所行兩說也交陳其說而互陳其義其意盖謂人非生而知之者莫不求聞於人也人非聞一而知十者莫不欲所聞之多也使其聞於人者既多而行於己者不悖則唯恐其不多耳苟得於聞如彼而達諸事者如此是則道聽塗說而已雖多亦奚以為如之何而不以古訓為務哉何則典謨之篇非陳言也禮樂之制非虛文也精微之蘊非學莫之領會帝王之傳非學莫之融貫使有志

於古者不以所聞之多而厭其學不以所行之篤而畧於獲則理之在古訓者即吾心之所得而理之在吾心者即古訓之所載矣豈有知之至不由於學之博哉豈有得於心而不能建於事者哉吾觀說之於高宗方其交修罔棄也而說則曰非知之艱者欲其勉夫行也及其克邁乃訓則又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者欲其致於知也由此而觀高宗之聞於說者不為少矣說之告於王者必可建事矣但恐前日之學於

甘盤者未嘗有同於心也則夫說之於王安恃令日之所寄而𤼵前日之所學若說者可謂能愛君矣後之論學者必曰自傅說告高宗始然則高宗之中興者有自来矣非君臣各盡其道何以與於此哉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来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知學以至夫道惟信之篤而道益充即知教以全其功惟守之一而德自化夫使人之學也徒知謙勤篤

信以開夫凝道之端而不知體立用行以極夫成德之妙豈聖學之全功哉且學問之道無他謙以受人勤以勵己而已謙勤兩盡而不至於道者未之有也況於此而篤不忘則道之積於己者益以充矣然猶未也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内外而後可以會其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修者有日進而不自知之妙矣吁聖賢之學所以造道成德如此宜傅説之重為高宗告也使

因是而求夫聖賢之學矣葢所以貫終始於一心合內外於一理也然其造道而成德者固亦有序焉則道也德也果二理哉是不然也道者理之共由而德者理之自得也學與理一固凝道之端而理與心一乃成德之妙也是故遜敏以立其本學之始也而即其道之凝也斅學以致其用學之終也而即其德之化也始焉而道之凝者有可見之功終焉而德之化者無可名之迹始終一心內外一理斯為聖學之全

功矣今夫遜其志而如有所不能則畀以自牧虛以受人也敏於時而如有所不及則惟日不足日新不已也不徒曰惟學遜志而且曰務時敏焉則修已以敬而敬自生修道以仁而仁自至斯謂學以至夫道矣然信道不篤則中道而止也必也篤信乎此而不惑允念乎此而不忘則敬之修者敬積於厥躬而非聲音笑貌矣仁之修者仁積於厥躬而皆睟面盎背矣向也修之來者爲不有今也來之積者爲益充不

曰信之篤者而道益充耶然學無止法道無終窮則人之學也又豈如斯而已乎是故道至於積厥躬則其本立矣而德未至於罔覺非所以會其全也學所以成已而教之以成物則成物之功居乎其半矣學所以明德而教所以教民則新民之功居乎其半矣不以此為可先而學焉不以彼為可後而倦教斯謂之教以全其功也然守之不一則半塗而廢矣必曰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念茲在茲終始惟

一則向也敬之修者吾見其為敬而今則德修罔覺
向也仁之修者吾知其為仁而今則德修罔覺矣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葢有不可名言之妙也不曰守之
一而德自化耶始也謙勤篤信以開夫凝道之端終
也體立用行以極夫成德之妙此其所以貫始終而
合內外之道矣且高宗舊學于甘盤者也而傅說之
言若此其亦達夫聖學之全功矣然又慮其德修罔
覺則或失於虛無荒忽而德非其德矣故又欲其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何其愛君之至哉抑論之聖人心法之傳尚矣而學之一字實始於此厥後吾夫子以生知之聖固無所事乎學矣然既憂乎學不講而德不修也亦又學不厭而教不倦焉又極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造道之深而成德之妙亦豈無所自哉吁學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後之學者尚考於斯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知教之及於人者有相長之功則學不厭於己者有自然之益蓋教有相長學無止法教人與自學莫非所以為進德地也夫教學于人所以教人也而所得乃居乎自學之半是推己教人亦為學之事也然則為學者可不終始有常乎一念終始有常無間其德之所修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大臣告君以為學之要孰有加於此哉云云夫為學之道有二亦曰教不倦學不厭而已人皆曰教不倦者所以成物也非以成

已是學之終事然豈知温故有知新之理因人有反己之機然終也猶始也且傳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是教人之功皆所以為己也茍知教人亦所以成己則典學之念豈復有終始之異歟念無終始之殊則勉强學問之餘體用無間之後而涵泳從容怱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教不倦學不厭二者所以不容舉一而廢一歟自今觀之傳道觧惑推吾之所知者以語人也吾心之見由是而愈明則昔

之所未知者於是可無不知矣長善救失推吾之能者以語人也然吾身之行由是而愈力則昔所未能者於是可無不能矣然則講貫之精者實吾辨之明也研窮之熟者乃吾行之篤也為人固所以為已而成物即所以成已也豈非惟斅學半之説歟夫茍知此則典學之念具可有終始之間哉故始之自學學也而未嘗有一毫自棄之心終之教人亦學也而未嘗萌一毫自滿之意念念之所向終始不渝則德之所修

亦曰不已始也由善信而美大今則不知其大而化之矣始也由擇善而固執今則不知其從容中道矣謂之念終始典於學而德修罔覺非歟嗟夫學之為道大矣哉人非生而知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矧斯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愈至而愈未至愈求而愈不足是以古之聖賢未甞不以懈怠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然甞論之世之為學者明師在前講誦在後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己之自學若此若無待

於教人而後喻也允懷于茲道積厥躬學之得於已者如此若無待於終始典學而後得脩也然教而後知困知困而後能自強是以起予之商助我之回雖聖人有不容廢也道無終窮學無止法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隙之間萬善俱廢是以孳孳為善拳拳服膺雖聖賢有所不容已也高宗君臣講求為治之要而終歸諸此開萬世言學之端實自茲始其致中興之盛也宜哉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人必具四體而後成其形君必資賢輔以成其德葢君之有賢臣猶人之有股肱也故高宗命說近取諸身以為喻焉以為人所以為人以其有股肱也手足備而後其形全君之所以聖者以其有賢輔也良臣輔而後其德聖即彼證此參視對觀則君之不可無臣也審矣云云　四體具而成形良臣輔而君聖此理之必然也故君之視臣如手足臣之視君如腹心手

足腹心相持一體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茍四體而缺一則何以成人之形無良臣以為之輔則何以成君之德古之人深燭是理者其惟高宗乎觀其命臣之際可見矣且夫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耳目百骸皆天所賦全而具之則為人人者所以靈於物也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故四端萬善悉具於心全而體之則為聖聖者又超乎人者也茍一指不信且有不若人之恥一德不備又何以為首出庶物之尊然則全

四體以為人所藉以運動者股肱也奄有四海以為君所賴以左右者賢臣也使股肱失職則將為支離為癈痼而塊然之腹心吾知其一羽有所不能舉跬步有所不能前矣是果足以為人哉輔弼而非人則將為進迎為容悅孰與繩愆而糾謬孰與扶顛而持危而德輶如毛吾知其舉且有所不勝行且有所不能至矣尚何望其能優入聖域也哉人臣而茍知乎此則策名委質之餘必將展布四體宣力効忠不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不止矣高宗其善為啓說者歟始告以舟楫霖雨繼之以麴糵鹽梅非不深切而著明也至此又告之以股肱惟人何哉盖舟楫霖雨異類之相資麴糵鹽梅異味之相濟至股肱惟人之喻則一體之相須一有不具不復得為人矣此高宗之見道益深而望說益切然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傅說固嘗以聖期其君矣良臣惟聖高宗終以聖責諸臣焉君臣之責望如此其足以成中興之治也宜哉

書義矜式卷三